

红月亮文丛

主编 华炜

没有雪花的冬天

耿一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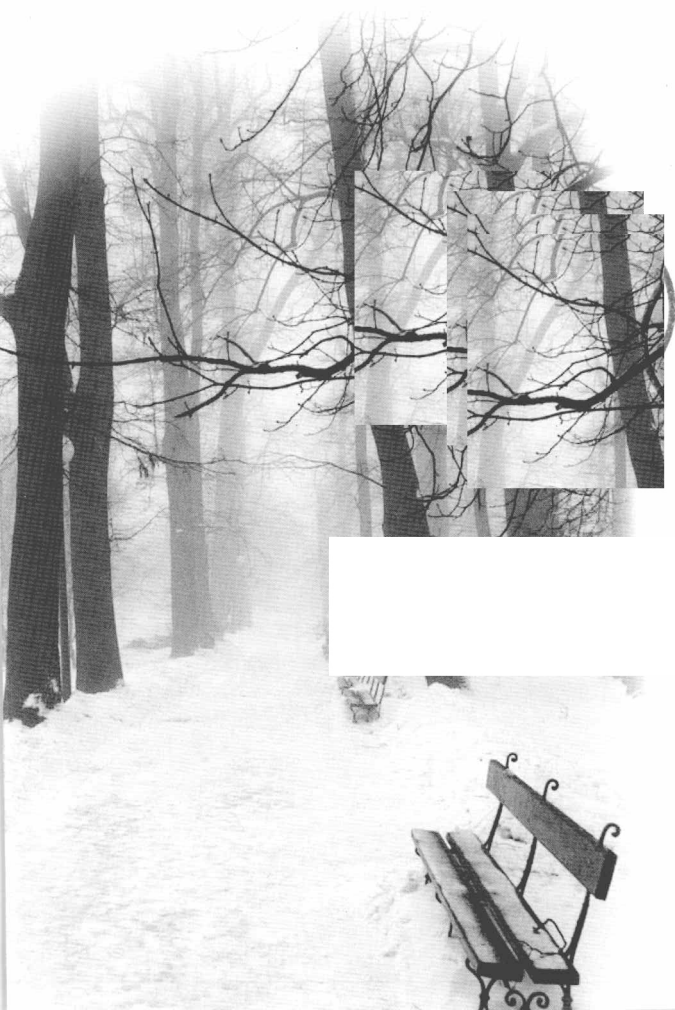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红月亮文丛

主编 华炜

没有雪花的冬天

耿一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雪花的冬天/耿一东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7
(红月亮文丛/华炜主编)
ISBN 978-7-5426-3289-0

I. ①没… II. ①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3864 号

红月亮文丛

主 编 / 华 炜
著 者 / 耿一东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王 思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c. 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800 千字
印 张 / 2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289-0/I·477
定 价 / 98.00 元(全 3 册)

目 录

第一章 致秋莲 1

我现在真实的身份就是一个人人唾弃的大毒枭，手上还沾着一名缉毒警察的血。落网前，我把一切都归咎于对你的报复，多少次我在想，要是没有你跟骚蛋子的那一出，要没有你无端给我戴上的绿帽子，我白珠何至于干下柳吉村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恶事？现在，在监房内静下心来，我终于良心发现，这一切其实都缘于我内心的狭隘与黑暗，生活中谁能不犯点儿错，虽然有时候不是自己成心的，把心放宽畅点儿，事事往好处儿想，一切的一切，抬抬手也就过去了。

第二章 致我貌美如花的董事长 92

从监室窗户漏进来的天真的很蓝很蓝，它让我很容易就想到了碧海蓝天，想到我们共同拥有的一段幸福日子。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你在蓝色的海面上驾着帆船，帆船四周白鸥翩翩，船上有你一群好看的儿女，他们嬉笑着，你笑得真甜，跟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醒来时，我哭了，谁不向往着儿女绕膝的日子，即便是吃差点，穿差点儿，望着他们小树儿一天天的成长，我想，那绝对是人世间最最快乐的一件盛事了。

第三章 致香香 125

我决意要逃亡，而且选择悄悄地离开，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

你知道我往何处,我就想一个人躲得远远的,从此与我熟悉的人与事隔绝,不再让你跟着我再饱尝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我这么做,是有些儿绝情,而且更多的是自私,完全没顾及你的感受。在去与留的问题上,我承认你的选择是对的,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终结犯罪,向法律低头,并自觉接受法律的惩罚,可是,我害怕黑夜,害怕失却的自由啊!

第四章 致刀美娜 183

走进林子,我没有想到你能那么快接纳了我。当时我还在想,你也许寡居多年,情感伤痕累累,你也就是想找块坚实的胸脯子靠一靠,让多年的疲惫好好喘上口气。我没敢道明我的身份,更不敢把我的所作所为一古脑地全倒给你,那时候,能寻一块见不到阳光的地方偷生,于我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美事了。此后的日子里,我从你美丽的眼睛里读到了你的内心,明知身边躺着的就是人人诛之的大毒枭,我还是心甘情愿地领受着你给予的一切。

第一章 致秋莲

秋莲：

我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临刑前，思来想去，决定还是给你写这封信。不管出自何故，我想，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成天地惦着，吊着，那滋味绝不亚于用把钝刀在对方的身上割肉，况且，这两人还是事实上的夫妻。现在，我已没来由对你怨恨了，我也不想让你再饱受日子的煎熬，我唯一要对你说的，等娘百日了，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吧，这样，我在地底下也能安生了。

这几天，我被枪打断了的腿出奇地没了疼感。我知道，这些都缘于狱医的妙手。狱医每每给我治疗，我总在劝，就别为我这个行将消亡的人劳心费神了，即便治好了我的腿，最后还得一枪崩了，绝了气的身子整个儿被投进火化炉，世界上从此就少了个喘气的大毒梟。我说的是心里话，虽然死亡的影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我的脑瓜子却清醒得很，我这样子已不能再为周围人做丁点儿的善事了，我在想，哪怕省点儿药品，多少也能了点我临刑前赎罪的愿望。

我现在真实的身份就是一个人人唾弃的大毒梟，手上还沾着一名缉毒警察的血。落网前，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对你的报复，多少次我在想，要是没有你跟骚蛋子的那一出，要没有你无端给

我戴上的绿帽子，我白珠何至于干下柳吉村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恶事？现在，在监房内静下心来，我终于良心发现，这一切其实都缘于我内心的狭隘与黑暗，生活中谁能不犯点儿错，虽然有时候不是自己成心的，把心放宽畅点儿，事事往好处儿想，一切的一切，抬抬手也就过去了。可是我没想到，我在折磨别人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现在明白了这个理，一切都晚了，我能不悲不叹吗？

原谅我吧，如果有来世，我一定做个大气的人，豁达的人，一个无论历经怎样的风雨，也绝不往你伤口撒盐的人！

白珠儿

—

与我一起行走的，有头上顶着的亮月，还有被亮月拉长的我的瘦影。

今夜里是满月。穿行在左右上下满月的光里，我几乎寻不到了片刻的安宁，已坏了的心绪就如同坝子里每年初冬总少不了的重阳暴，发疯了似的四处乱窜狂吼，把些满坝子的柴门推搡得轰隆轰隆直响，那阵势，若不将坝子里的老少爷们葬身于土坯房里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目的地究竟在哪儿，脚底下就如同加足了油料的车轱辘，只知道一个劲地向前，再向前，以至于树丛里叶片上夜露的银光，也无心打量一眼。要知道，对夜露的银光，我是十分独钟的。以往每年秋收的日子，逢了夜里头脱稻子忙夜工，手里头的活一完，我不像身边坝子里的农人，只恨家里的炕头离自己的腿肚子太远，脚不洗，脸不抹，直挺挺炕上一倒，接着就呼噜了起来，那声音就像是天顶上突然间压下来的冰棱子，砸得四下里噼噼啪啪直响，就连一向惯于做夜活的鼠辈们也耐不可耐，躁

得屋里屋外乱窜。而我呢，假如这天天上多了盘圆月，我总是不声不响又不慌不忙地走到村头池塘边的杂树林，在秋露打湿的叶片上，静静地打量着明月恩赐给它们的光华，极虔诚地，极小心地，捧着其中的一络，慎慎得如同当初秋莲抱着的我那个所谓的儿子，摔不得，更掉不得。我知道，那时候秋莲捧着她眸子里如同光华似的儿子，儿子的周身荡漾着的更多是来自她体内的母爱，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无论生下的崽属猫属狗，那崽毕竟是她体内落下的一团肉肉，是带生命的，是她生命的延续。而我打量的光华，眼里头自然不会像秋莲那样，散发着真真的母爱。虽然我知道我的眼里也会像秋莲一样，陡然间会明亮了许多，但我更多的是冲着月华的清纯、宁静和它一如处子般的那份恬淡。

秋莲自打歇砣岗嫁到二十多华里柳吉村我那儿几间茅草屋里，自认为对我身世再清楚不过的她其实是再糊涂不过的了。她不知道我成天介地在打量些什么，更别指望知道我眼下里急于想得到些什么，在她的眼里哩，或者说，在柳吉村人的眼里头，我就是个一心一意巴望着日子越过越好的坝子里头的农人，纯朴，善良，实在……反正由她想得出的优点，都可以按在我的头上。好人一个！这是秋莲妈，我今年六十八岁的丈母娘给我的评语。

其实啊，我这么赘述，无非也就是想说秋莲其实对我丁点儿都不了解，充其量，她看到的也就是我外表的一层皮子，那么我的内囊子呢？我之所以给她，给柳吉村人一个纯朴、善良、实在的好印象，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你说我自卑也好，说我识时务也罢，没进城打工前，如果说我自卑的心态是缘于我祖上三代单传，与柳吉村人打架总显得力不从心，底气不足，那就大错特错了。随着年纪的稍长，我也渐渐地明白过来，这不应该成为我自卑或在人面前自觉低人一等的理由，过日子毕竟不是靠同人争吵动拳头来支撑的，现在是法制社会，你再狠，再凶，再会拿着刀子唬人，我管不了你，自然有上头人管束你，谁听说过拳头比枪子儿还厉

害的，至少我没听说过。那么，真正令我自觉低人一头的理由又是些什么呢？是……唉，请原谅我开不了这口，真的，我没脸开口啊。

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里头灰头土脸再回到我这几间茅草屋里，我知道，我这辈子就只有在周围人周围牲畜面前继续充当我的纯朴、善良和实在了，内心虽是不甘，但我也只能这样了，我得拿出土罐焖老鸡的功夫，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说服自己。我这边在不慌不忙地焖着老鸡，可娘那头却恨不得急火爆野兔，她哪天都没闲着过她那两条短腿，给人递笑脸，又是说好话，我甚至都在想，娘的脸每天可能都是木木的，睁开眼就是一个表情，脸上的老肉能活乏得了？娘逢人就说，珠儿也老大不小了，也到了该成家的时候了。人说听话听音哩。不错，听娘说话的人自然再明白不过娘的用意了，她们也都会大大方方地还娘一张笑脸，就仿佛你给了我一块馍，我得还你一张饼，来而又岂能不往哩。她们就像群喜兴的老鹊儿，嚷嚷着，珠儿不错，我敢保证，谁家闺女嫁了他指定享一辈子的清福。其中的一只老鹊听了，马上接过话头，可不是嘛，我们是看着珠儿长大的，这孩子从小就纯合，从来不晓得惹是生非的。跟着，一帮子老鹊儿马上喳喳起来，可不是嘛，这孩子心善、实诚。那些日子，娘那两条短腿迈到哪儿，哪儿的老鹊就放着嗓门恬嚷，他们在赞美我歌颂我哩，我仿佛就是她们日后的救星。待娘那张红扑扑的脸回到老屋，她嗓子眼里的话还未蹦出嘴皮子，立马就被我生生地给堵了回来，我的娘啊，我的白发亲娘啊，儿子怎能跟你道明他的苦衷呢？儿这辈子注定得让你死不瞑目了。看到我的惶惑，看到我的窘态，娘总是麻利地往头顶上一拂耷拉下来的几绺白毛，她老眼一瞪，精光一闪，吐词是少有的决绝。娘道，我都一把年纪了，出去给自己的儿子张罗不丢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明年开了春，再抱不成孙子我绝对不罢休！瞧瞧，娘她还甭上了劲。娘的话一落了地，跟着我的脑

袋也朝地上一耷拉，娘啊娘，儿有儿的苦衷啊。都说知子莫如娘。这回啊，你真的错啦，而且是大大的错啦。我越是不安，越是惶惑，越是恐慌，娘越发地觉出我那是羞怯，是初为人夫前的脸红。娘那两条短腿跑得更勤了，也更来劲了，再跟人挑开话头，逻辑上也更是无挑剔之处了，仿佛谁家的姑娘不嫁到我门上来，那一定是眼珠子长错了地方。娘开始将我芸芸优点，不知不觉中归集到了一点上，然后哩，所有的事实就围着这一点有适度地展开，颇有点纲举目张的意味。那么，娘颇为得意的一点又是什么呢？且听听娘又是怎么给周围人掰扯的。随着娘纷纷扬扬如同雪星子般飞出的唾沫，娘道，你们知道珠儿为何叫珠儿吗？娘转了转像是上足了润滑油的头脖子，老眼里放出做姑娘时才可见着的光芒，那光芒在周围人脸上一划位，周围人就像是被夏日里的风给呼了一下子，好奇心一下子被调了起来，快说道说道，咋回事？娘故意卖了卖关子，她先是往脑袋上拂了拂几绺耷拉下来的白发，再掸了掸身上的草屑灰尘，抻抻衣摆，这才清清嗓门，故着神秘地说道起来。娘因为心里头装着未来的儿媳妇，这时候再说道起来多少就带点儿情感的色彩了。

娘说，你们还记得珠儿小时候生的那场大病吗？娘不失时机地朝周围人脸上睃了几眼。众人疑惑，互相间拷问起来，珠儿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木然。待周围人聚起眉，参差的目光像长长短短的手电筒光束射到娘脸上，这时候，胖陈婶石破天惊般地冒出了一句，我知道！胖陈婶她那神情就像赶集时捡到了他人丢失的一头崽猪时那般的兴奋。周围人的目光就风片儿似的，齐刷刷地朝胖陈婶这边悠悠刮过来，你快说啊，到底咋回事嘛？一群儿老鸹，吱吱喳喳，快说说，咋回事嘛。胖陈婶脸上堆着笑，朝娘瞅了瞅，肉乎乎的手指头朝娘一指，还是你给大家伙说说吧，看把她们一个个急的。娘稳了稳她那两条短腿，朝大家伙笑了笑，说，是这么回事。娘又抻了抻衣摆，接着不急不慢地说起了我珠儿名字

的来历。娘的声音就像电影银幕里头似的，很动感情，说到深处，一双老眼都濡湿了。娘道，那年，也就是珠儿刚会走路的那年秋天，珠儿一天突然间发起了高烧，那张小脸啊就像是燃着的煤块似的，透红透红的。我心一惊，抱着珠儿就往地里跑，那会儿，珠儿他爹正在稻田里忙活哩。他爹见我跑得急，怀里头还抱着孩子，心知不妙，撇下镰头，就往地头上跑。咋啦？他爹几乎是吼着。我那眼泪水啊哗啦一下就涌了出来。孩子烫得很哩。我带着哭腔。当时啊，他爹的目光就像镰头似的狠劲地刺了我一眼，一把从我怀里抢过珠儿就往村里的胡大夫家跑。那时候的胡大夫正在自家的葡萄架下，架着二郎腿，左手握壶，右手摇扇，津津有味地听收音机里的一个女人在说书。见我们夫妇俩抱着珠儿刮风似地卷进他家院子，胡大夫一惊，忙立起来，孩子咋啦？说着，细长的手指头就搭在了珠儿的脑门心上。胡大夫瞪了我们夫妇一眼，孩子都烧成这样了，咋现在才送呢？他爹的目光又如同镰刀头似的狠劲地刺了我一眼，我头一低，眼泪水就涌了出来，能怪我嘛？我委屈极了。他爹那时候在稻田里忙活不假，可我也没闲着啊，生产队棉花地里的熟花白得晃眼，队长在一个劲地吆喝，今年年根岁底，大家伙能否吃得满嘴里流油，就看你们一大帮子收花的大小娘们儿了。你说他爹干瞪我有啥用呢？我能抛下棉花地里的熟花，在家里歇工？胡大夫又是忙着给珠儿扎干针，一会儿又忙着给珠儿扎退烧针。胡大夫那神情，简直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了。待胡大夫终于长嘘了口气，他爹忙递上笑脸，他叔，你说孩子都怎么了？胡大夫白了他爹一眼，没好气地说道，还说呢，你看看把孩子都烧成啥样子了，你们心不疼？他爹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忙自责道，都怪我们，怪我们。我们拿着胡大夫给开的药片子回了家，珠儿看上去睡得很实沉，倘若不是因为他还烧着，那两片红扑扑的小脸蛋怎么瞅怎么让人醉心。天转黑了，珠儿还在睡着，我们夫妇俩心里头也平稳了不少，心想着，孩子这病总算

让胡大夫给治好了，明天又可以下地抢收去了。可是到了鸡叫时分，我们发现珠儿不对头了，退下去的烧又像是潮水似的涌了上来，那小脸啊烧得就像是天边的霞似的。这可咋办？这可咋办啊？我吓得脸都白了。孩子他爹二话没说，抱着孩子就往胡大夫家跑。胡大夫穿着大裤衩打开院门，见了我们夫妇俩，一愣怔，咋啦，又烧上了？他爹眼巴巴地瞅着胡大夫，可不又烧上咋地。胡大夫搭了搭珠儿的脉，又用听筒听了听珠儿的肺，眉头上就皱出个川字来，他自语道，按说不会啊，这孩子这烧咋就退不了呢？胡大夫抬起头，看了孩子他爹一眼，这样吧，我再给孩子扎一针，看要是这烧还不退，你们立马往镇上的医院去。我们夫妇俩忙跟着点头。珠儿抱回家，鸡打鸣了，无事。天晓了，没事。转眼上半天过去了，下半天也快打烊了，珠儿还是没事。我和他爹总算是松了口气。他爹从我手里接过孩子，说晚上炒盘鸡蛋，孩子烧退了，咱也高兴高兴。见他爹这般说，我还是有点儿不放心，万一夜里头再烧着了咋办呢？他爹一听，跟着一个大巴掌山呼海啸般地朝我扇来，啪！我先是听到了一声轰响，就像是前些日子家里土围墙塌了的声音，跟着便是满眼闪腾起无数的金星子来。你这张乌鸦嘴，你想死啊？他爹的声音凶巴巴的，就像一对老狗为挣一块肉骨头，恨不得把对方灭了的声音。哪想到，我这破嘴当真成了张乌鸦嘴，这夜里，珠儿又烧了起来，而且看那阵势丁点儿也不比上夜里差。胡大夫瞧了瞧，二话不说，快送镇上医院！话一从胡大夫嘴里吐出来，那还得了，这不成了屋脊塌下来了。他爹脚板子生风，在前头疾跑，我腿肚子抽筋，在他爹的身后狠命地追逐。到了红日跃上枝头，透过树丛的缝隙，我们见到了刚刚睡醒的镇子。这时候奇迹出现了，我见到珠儿睁开了眼睛。他爹快看，孩子醒了！我的声音无疑像是久旱的晴天里响起的轰隆隆的雷声，就见他爹的身子一哆嗦，忙低下头，爹的心肝啊，你终于睡醒啦！跟着就见一颗硕大的泪珠珠吧嗒落在了珠儿的红脸蛋上。拂着

珠儿焦干焦干的小嘴唇，他爹马上冲我一句，快给孩子喂口水！我一打顿，马上脱口回道，来得急，没顾着带啊。他爹的目光又像镰刀头似的狠劲地剐了我一眼。这时候，周周的树叶在太阳的呵护下放着悦眼的光，我知道，那悦眼的光，不单单全是树叶的绿，更多的还有绿上的露珠珠儿。他爹的眼睛顿时一亮，马上摘了片带露的柳叶片拂了拂珠儿的嘴唇，拂着拂着，珠儿笑了，他那两片含着露水的小嘴唇就像是开放着的喇叭花儿。我一把从他爹的怀里夺过珠儿，那喜泪一下就哗地涌了出来，儿啊，你可把你妈吓死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叫妈还怎么活下去啊？珠儿很像是懂我心事似的，嘴里竟呜呜熬熬地哼叫起来。他爹伸手试了试珠儿的脑门心儿，立马惊喜道，退了，真退了！他爹脸上流淌的那两道泪水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就像是两道从山顶顶上冲下来的瀑布。珠儿！珠儿！咱孩子以后就叫珠儿，这珠儿跟咱儿子有缘呐！

娘说，这是她惟一一次看到自家男人流泪，也是惟一一次看到自家男人为了儿子在流泪。以后每逢见着从山顶顶上冲下来的瀑布，娘总是说，这是男人家在流泪哩。

关于我珠儿名字的来历，那次，娘讲得是声情并茂，胖陈婶她们听得也是眼泪汪汪的，大有恨自己年轻时没碰上过这么一回。我知道，眼泪汪汪的胖陈婶她们不惟羡慕我娘找了个好老公，我投了个好人家，更多的还是为我有段久不经外传的童年在同情。

事后我不得不承认娘的那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叙说是十分成功的。最起码，胖陈婶她们汪汪的泪也不是谁想煽情就能煽出来的。胖陈婶说，这孩子跟露水有缘哩。露水是啥？胖陈婶又自问自答，它就是绕村而过的蟒蛇河水，一眼见底，透明着哩，没丁点儿花花肠子，谁家的姑娘嫁给珠儿不屈。从那以后，每次见娘从外头回来，她那张满是褶皱的脸上再难见抱不着孙子的落寞了。娘顶相信胖陈婶的话了，胖陈婶说，半年之内不让你见着儿

媳妇，我胖陈婶就把自己的干姑娘许给你们家。胖陈婶的干姑娘倒是不少，至于她准备将干姑娘中的哪一个下嫁到我的茅草屋，这个也只有胖陈婶自个儿最清楚的了。

二

夜露很快打湿了我还散发着血腥的衣裳，甚至我还能从淡淡的血腥中闻着丝丝的狐臭气。这丝丝夹杂着辛辣味道的狐臭气，对于我，应当说是切入骨髓的。五年啦，为了这丝丝的狐臭气，我是苦思冥想又忍辱负重，实在想不出既能灭了这股辛臊气又保全自己的办法。我是白里想，夜里想，这股辛臊气就如同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毒气，它无孔不入，弄得我情绪万分低落且又无可奈何。

秋莲自然是不会知道我的心思的，我那个已经进了学前班的所谓的儿子更不会懂得我的心思。爹是带着自个儿有了孙子的喜悦心满意足地驾鹤与他的爹娘相会去了，爹走的时候，拉着我与秋莲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好生的过日子，一定好生的过，把家里的日子过旺兴了。我望望秋莲，秋莲也望望我，随后我们一起朝回光返照的爹重重地点了点头。爹又握了握他孙子山药蛋的手，浊泪就像是老井里渗出来的水，宝贝啊，爷爷舍不得你啊，多听你爹你妈的话，爷爷会在地下保佑你的宝贝啊。大概儿子山药蛋也觉出了异样，他的脸上也跟蟒蛇河水似的泪哗啦啦地流。我看到了爹脸上挤了一抹凄婉的笑，那笑就如同最后的残阳似的，隐退之后，爹就再没睁开过眼睛。

老实说，我没有忘记对爹的承诺，秋莲的记性仿佛比我还要好上百倍千倍。别说是十多亩旱田水地被她伺候得丝絮不乱，就连不会人话的猪啊鸡啊也被喂得再懒得迈步。我承认，秋莲是顾家的女人，也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自打爹过世后她见我情绪低落，对地里家里的活做得毛毛糙糙的，她没有过多的责备。

她总以为我还沉湎于失于亲爹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所以，一日三餐总是像伺候儿子山药蛋一样来精心伺候着我。多少次，我几乎都下定了决心，算了吧，看在故去了的爹，还有我那位短腿娘的份上，把心平复下来，跟秋莲一心一意过日子算了。可是每次决心下过之后，看着儿子山药蛋在我眼面前屁颠屁颠乐呵样，心里隐忍着的那丝丝狐臭气马上就涌了上来，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我白珠不骗了那狗日的一双骚蛋子就不是我爹妈造的。

现在那个带骚蛋子的家伙就躺在城里那个叫森林公园的竹林子里。就在我手里的屠宰刀走进他心脏的那一刻，这五年里头，我游走出身体的亢奋又飞了回来，看你再去撩拨良家妇女！我的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我见到了骚蛋子的血随收回的刀把喷涌而出，骚蛋子伸出手，脚下的步子踉跄着，眼睛里满是乞怜，珠儿，救我！我给你钱！这时候，那个骚蛋子不提钱倒也罢了，听到了钱字，我的一股无名火噌地又蹿了上来。我没忘了朝他脸上鄙薄地啐上一口唾沫，你他妈的这时候还敢跟老子提钱，我今天就要让你狗日的知道，我白珠不缺钱，我要的就是你裆里那副蛋子！随后，收回的刀再一次扎进了他的心脏。

你……那个骚蛋子一手捂着尿血样的胸口，手指哆嗦着指点着我。陡然间，我便听到了绝气了的生猪被屠夫推倒砸地的声音。我显然还没解气，跑上去，又猛地朝他的下摆使劲地踢了几脚，我让你骚，让你骚！

那个骚蛋子一动不动地躺在竹林子里，我能从他的圆瞪着的眼里看出些许的胆怯和不甘来。对于他眼里胆怯的成分我不难理解，人至将死，谁能对死亡不有所恐惧？可是，对于他眼里头不甘的成分，哪又因为了什么？我得琢磨琢磨才行。是因为成了我白珠的刀下鬼？错不了，肯定是因为这。你说不为了这个，哪又会是什么呢？想想那骚蛋子绝气前何等的一个人物啊。那骚蛋子绝气前人前人后大话篇篇，听听吧，这些就是他嘴里常会嘞出

来的几句话,别看我张来富比你们多了一身狐气,可是我张来富口袋里票子。口袋里有票子,自然就不愁没女人夸我身上的狐臭有股子花香气。听听,多大的口气啊,好像全世界的女人都为他张来富便着的,没有他张来富想得而得不到的。他有钱,他有二十多台汽车的车队。这就是他张来富,这就是他的身价。可是你白珠又有什么呢?除了四面还不算透风的几间土坯房,再就是有个还能蒙住老娘昏眼的所谓孙子?现在怎样?你张来富再有本事,再有身价,照样不还是做了我白珠的刀下鬼?

这天,我知道张来富这狗日的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忌日到了,怎么也不会想到最终还是被我白珠填进了城里竹林里的废井里。

我来城里已经有了几天了,城里头的花花绿绿热热闹闹劲自然跟我没多大相干。这些都是属于人家城里人的,当然我也知道,这里头自然也少不了他张来富一份。而我有什么,从柳吉村带出来的二十多只干馍馍,现在也只剩下三五只了。本来我以为做成我想要做的事,充其量也就顶多花费七八只馍馍。哪想到,我原先的想象太过于理想化了,真是计划跟不上变化快。到城里一转悠,我竟然没有直取到仇人的一副骚蛋子。那个满脸横肉的门卫一瞅就是条名副其实的看门狗,他眼一瞪,脸上的横肉直颤,干什么来啦?啊?!我赶忙点头递笑脸,哦,这样的,我是来寻张来富的。那看门狗上下细细打量我一番。我也赶紧自个儿打量自己一番,我没觉察我有哪儿不对啊?我上身是件领口已补了几遍的灰衬衣,下身着满大街民工总喜欢穿的橄榄绿裤子,脚上蹬着双草绿色的胶鞋。颜色虽掉了不少,但出门时也是洗得清清爽爽的啊。突然间,我像是悟出了什么,一定是我这身朴素的行头给惹出了麻烦,让那看门狗瞅见了我心里头的鬼。一身不伦不类的打扮,单凭这个就敢直呼张来富的名头,你的身价够吗?别以为猪鼻子里插根葱,你就以为自己是头大象了。我的猜测果然不

错，就见那看门狗脸上又浮起了鄙薄的笑，就你这样还寻张来富？我赶紧答道，是真的，我真的是寻张来富来了。那看门狗马上将鄙薄的笑一收紧，左手里这时候已多了根长长的黑棒子，我以前也在城里干过，屈指算起来也当过几个月的保安，不过我先前干过的那个城市比起眼下的县城可热闹得多，我知道那根长长的棒子叫警棍。看门狗用长长的棒子指着我，口里散发的浑浊的臭气，直捣我的五脏六腑。你也配寻我们张总？不撒泡尿照自个。滚！立刻从我的眼面前消失。否则，我今儿个就削了你！说着，扬起棒子，就做出了欲揍我的架势。我一见不妙，好汉不吃眼前亏，提腿就逃。我听得见那看门狗在我身后戏谑的笑声。没有方向地跑了一气，我累了，索性在一处的马路牙子上歇了下来。

人缓过了劲来，这时候思路也清晰了许多，我不得不开始反思离开柳吉村时的那番计划。我原先的计划是这样的，进城后先跟那个骚蛋子套上磁，然后再引蛇出洞，最后再趁其不便，一刀下去，结果了他的狗命。现在看来，在柳吉村时我制定的那套计划太过草率太过天真了，你想想吧，我白珠连一个看门狗都摆平不了，还何谈去摆平那个颐指气使不知天高地厚的骚蛋子？开弓哪有回头箭啊。老实说，这时候你让我打道回府我是心有不甘的。为了这趟计划，这五年里，我过的是哪种一种日子啊？说它是暗无天日也好，讲我是苟且偷生也罢，我一门心思就是欲除掉那个骚蛋子，除掉那个满身狐臭让我戴绿帽子的狗杂种。这狗杂种就像藏在我衣缝里的跳蚤，吃饱了，美美地睡上它一大觉，再揉揉眼，再美美地饱餐一顿，再呼天动地地睡上一觉。他的日子真是好过，人前人后的被人捧着抬着，而我呢？就这么乖乖地装傻，甚至连个屁都不敢放？不！这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我白珠的习性。

好吧，既然你狗杂种有看门狗给你看家护院，我白珠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不是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嘛，你狗杂种能成天